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卷

臨江後學子曾魚自得之考異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并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世以孝謹稱

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

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

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秦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

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三

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

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
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
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澆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
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覲民田萬
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轉鹽和糴倉知
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
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
使言公材以主推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
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
外內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
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
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參知

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
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
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
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
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送至於風波遠近遲
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
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
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賞時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一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
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
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

又徙秦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
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
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
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
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
祝滕希雅先江泚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
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
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
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
其家尤孝弟以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孫宗
旦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寺之
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墓墓曰嗚呼為天下

者固當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
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
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
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
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
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
其宜志方其甚壯方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
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大夫孫公墓誌銘

蘇本無此篇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

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
為一無此字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
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
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
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
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
公為謝顧事非他更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
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
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
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于
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然
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

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
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諫者多言而
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調而公獨曰諫者
正嫡也其餘皆猶婢兩貴賤有等用物不可同日
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也
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不可自
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人告者大臣不時發之
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眾乃任祁公也遂將劉滬
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寇遠將誅之大臣稍
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思由是罷
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

多是二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公亦在論中而辨諱愈切不自疑由是罷去公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川河東轉運使公素性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言而內勁果遇事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游至臨城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以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

精兵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

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棠邑主簿祖諱贗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子陽翟縣舊學鄉烏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在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錐鼎之古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仁宜壽之德以藏有深其泉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疆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前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笑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篤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贈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家蘇

本作某年某月日進于某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

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

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作皆字

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

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妻愚人

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因以自矜

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

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

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則為

人謹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讖笑

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為離而不怨懟可為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

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起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

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

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謂詠聖化乃得國子

監直講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程維翰言天子且親

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

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祠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

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書惠

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

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

舊史闕繆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

九曾祖諱遠祖諱述父諱讓皆不仕家作某太子中舍

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

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丁氏封南陽縣君蘇脫此五字陽

家作某子男五人曰增曰堦曰堦曰堦堦堦堦堦堦一早卒女二

人長適太廟齋郎諱通次尚幼聖命學長於毛氏詩為

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

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

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墮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

發厥聲震越渾鏗衆聽以驚為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

其名以告諸冥

江隣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隣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飾不

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

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

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逸往往造人之不至

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

姑如母天聖中與丑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

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呈迷失道家人

求得之乃覺歷信路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

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

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

充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

者訟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婿也以祀神會

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吉有宣字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蘇作若干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

還其貲劉氏因言無此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家蘇作其年某月日葬于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無恙時為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魯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

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潁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園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園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園南夏間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宜用力好者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嗟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歐陽集卷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敦敦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知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

一本有致仕字蘇本無薛君墓

誌銘

并序 家無此一小字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温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陸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爲絳大族簡肅公爲時名臣君爲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

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
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
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
致仕居于許州之郟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
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
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
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
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
川獨漢人不甚殍贈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
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
教之為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
不能言而其臨^葬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

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與軍醴

次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二

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周村原將

葬其女弟之夫歐陽脩為銘曰

維聖有言芳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鄉

州兮稱於長老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

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

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

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

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

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利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己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對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二歲而

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差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祖徠石蘇無先生墓誌銘并序家無

祖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祖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祖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欲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輿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

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碑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后面跌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父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父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明

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大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
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特文則
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
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
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
為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為十字惟忠能
忘其身信薦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
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
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
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
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

志先先生請嚴餘社祁公家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公承不韓公又家無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
學通判漢州方待次于祖徠以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
平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
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
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
之後二十此無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特葬其
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
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
能父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
曰
徠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

子之道方逾

作

遠而彌長道之難行方孔孟

云其亦

蓬蓬

一世之屯方送兩世之光曰吾不有命方安在乎桓

隨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方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并序家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

間與其二子軾轍借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世眉山在西

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

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久既見而

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

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嘗

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

顯職方君二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

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

皆恠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

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

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

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

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迺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

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

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

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慈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
學者皆專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
號老翁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論不至遂
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字無
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
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二年四月戊申家作某日也享年五
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
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
景先家脫此字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家作某官
轍權大名府推官家作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
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平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

鄉善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以
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
竟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家蘇作公
年二月三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
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
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
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
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家作某字武平
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德為晉陵著

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
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家作無誤也即率
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蘇蘇肥誤主簿張
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
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
部南曹賜緋衣銀魚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
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
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
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
不居于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
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

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片
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
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
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
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
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判院詳政使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判院者再
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嘗再而虜人
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華獨
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
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特按籍舉行公

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遂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不行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父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

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作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

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
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
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
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
軍為節鎮公以皇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
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臺駘
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
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
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
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先後

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
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都官員外郎
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贊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
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本無此字早卒女四人皆適
士族孫志脩試祕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
脩益脩蘇作若干人公自一无此字為進士知名于時
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
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
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
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
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所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
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

四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有嘉話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惜第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卷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墓誌三首碑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其衡州衡陽人也少儻有大志舉進士天禧三年蘇本作二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恩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

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
事判官君與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
細細紀經維綬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
皆幼君州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
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輩皆舉進士及第君
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辨
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
愛之其旣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
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章
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以來立言
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
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

傳而其人 不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子有諸躬而不可
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
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自見
於言而宜有爲之者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
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
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
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蘇本作贈吏部侍郎蔡君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
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
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脩起居
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安一日元昊叛師久

無功天子慨然歎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
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
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敷無所回
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
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
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
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
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
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於唐側又奏減閩之五代時丁
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使復脩起居注
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直史以直言所責貶壽州別
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

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
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
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
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上吉脫此字曰有
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被以寵之至和元年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
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蘇本作
閩人蘇有九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
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蘇作士多好學
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
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
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

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蘇作而蠢浮圖會賈
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
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末者無限極往往至
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然後敢發
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
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
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
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
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
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
翰林學士罷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

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
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蘇有
隱吏不能欺至商則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
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
之簿書纖悉紀綱法度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
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人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
於縣官經費外公想煩愈閑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
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
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蘇本有歲字蔡氏之譜
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
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

官于闐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而親尚皆無恙閩人

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

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一可母子皆

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

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

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

蘇瓌會字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蘇本作中傷人者客

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家本有上字以問公公

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

道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

書故其殘章斷景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

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

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

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

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父也為之惻

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曼為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

及第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曼尚幼

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

員外郎父諱瑋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

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曼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

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南田縣某鄉將

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巖巖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護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一作闕問歸于問有政在人食不憂蠱疫不憂貧疾者
有醫國子也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
其木凡聞之入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欽守仲康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
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
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蘇
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大中允直集賢院判
登聞鼓院吏部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
賜謚曰文正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
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官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

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始可以止
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
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臣者石全彬以勞遷
官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
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
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
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

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
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真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
也相與驚顧蓋媿即吐其實真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
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家本元塗豹字虜人不識以
一有為字問公曰此所謂駛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

虜人益壯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
舍人從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入祭
在京刑獄修王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
子以嘉祐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家本死官
家蘇亦死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
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母得以請逾今二十年無所吉誤
作以字家蘇本作所是加天下皆知其盛德柰何一旦
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
請而禮官前拾請謝郭皇后于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
別廟者請毋母家本作毋送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
之曰春秋之義家本作議不寤于寢不補夫人而郭
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歸而不許其謚與將謂

宜如詔又曰禮於拾未與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
限且祖宗以未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
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
秦過輕而責重與其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
容于時矣會永興關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
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
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一無時字公方發大姓范
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
事聞制取以付御史其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
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
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求興皆承早歉所至必雨雪
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

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蘇誤作博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記下至天文地理下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
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
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
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
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
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
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
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
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
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辭而拒
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斲
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別本
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
橙五十勞其良苦一作久守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
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
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內司御史熈寧元年四月
八日蘇作某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
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
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
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
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

車都尉開國彭城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

祖諱瑛三代諱家本皆作某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

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

工一作札部尚書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

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

定蘇家一作充國郊社掌漣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

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

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

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器度不凡

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忿

曾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賜宗族既卒家無餘則與其

放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家本作若干蘇同卷其

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無此三字曰

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輕小傳五卷弟子

五卷而七輕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家本

作某月日其弟放與其子奉世等葬公于某所一作葬

公祥符縣魏陵鄉附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

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火不施奪其

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身

有如其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君諱舉字大冲姓吳氏與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

諱章父諱思迴家本作三代諱某字某蘇同五代之際

自江以南為南唐

唐上家本無南字

吳氏亦微不顯當

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未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兵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尔乃共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是時常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前吏君獨棄去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教遣君京師以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堯州之同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日蘇作某年某月某日道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

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享年八十有三以卒子男二人長曰觀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

家本作某官蘇同

以景佑三年十一月甲子合葬君

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別本有可字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恠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別本有人字亦無為君道者攷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負外郎考於今品文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方廣取道缺中國五擅方九州分裂朝存文志
方士莫守節昧者習安方懦夫志奪偉哉吳君方凜矣
其烈世莫我知方不妄自伐有韞必昭方後世而發嗚
呼吳君方萬銘斯碣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卷

一 崑崙北攝提格縣人陳斐允章校勘刊謄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三十六

臨江後學會魯得之考異

墓誌七首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
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凶我以銘而葬焉予蘇有諾
之二字未暇作也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
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
深父子為時聞人而出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

歸吾凡十七 蘇本作八年而 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矣

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 一作勉之怡然治其家

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 蘇作至字 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

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 怡蘇

作徒容 以和吾窮於世久矣 蘇本有不惟信於聖人之自

守父字 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

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

蘇本脫妻字 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

竊聽之間則盡能商確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

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家本脫醉而字歸必

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

君所交皆一時賢傑今則是人欲而權邪是歲南方旱

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吳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

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

其所以能安吾 吉本作 貧而不困者其性

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 家作類此 嗚呼家本無嗚呼字

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

著其 蘇本無其字 不朽 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

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 塞子悲此子所以請銘於子

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 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

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 七月七日 蘇本及家本作某

年某月某日卒于郵梅 蘇本及家本作某 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 縣其原銘曰

高涯一作岸斷谷兮京山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土雖一作歸土方魂氣則一作非天何必故鄉方然後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家本無并序字氏

蘇本 蘇本作夫人而無二 汴口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石卜以慶曆五年三月五日家本作其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持以生者也無母其腹能生因欲投水火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必以時姑在哀毀得疾

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賜魁舉進士某官知隰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一作監主簿曰迴曰遜皆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沒也其大之稱曰吾母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急一作始我而以成人助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也也已若夫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孰得顯然列而書之以示後進

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其賢素本晚賢字可知矣施君
名昌言一無此三字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於當世
也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徒可短矣一十八字夫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八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
夫生而其善可稱未之口歿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治來施氏有比室家為婦為母勤
學勞劬有女昔祿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天爵
之高榮及親疏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
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

誌銘

井序家辭無井序字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
有太字君一有曰字胡氏世為某一作世某郎某

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
時為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四當福州寧
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
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
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
今為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
夫人之為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
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
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
其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
追封長沙縣一有曰字君嗚呼一有天人二字可謂榮
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葬于某州

其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一字以其年某月某日一有奉

夫之喪合葬于中舍君之墓銘曰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內銘昭于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夫人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出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

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聞于當世皆

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家本作于仲曰

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

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

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家蘇本作某日合葬于河

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

備矣不可以編書一作此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

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

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

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

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來久而不沒一有

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

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歲以昌厥後

廣平郡大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揚公之
夫人曰廣平郡大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封人
也揚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于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
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
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
以疾卒于高郵嘉佑元年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
履太鄉胡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
之亂不顯祖平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攝衛
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監鐵使

從古在宅副景德中以殿直使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
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
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
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勳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勳
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
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從和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
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
級已破進驛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中蠻賊破宜州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
其名曰制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揚氏自漢以來世有令
譽迨公千餘歲嘗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揚氏
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

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
隋虞翁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
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巖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
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大
理家本作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女之適李氏者
今封武原縣大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
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從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
兆廣平宜其大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大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事陽夏公之夫
人姓高氏宜州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

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
景溫景平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
丞李慶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
以其年八月家本作其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後若
千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所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
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人初以夫
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
而陽夏公尤顯聞于時初公與子俱官于洛陽而公之
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
生二二女子皆幼余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
白衣冠肅索貌厚而氣清言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
游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覽女子嬉戲

樽席之間者皆穎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
舅為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
子為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
卒于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
為某官景溫為某官景平為某官天人於其舅與夫為
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余
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始見謝
氏更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
人也皇考考一作交 韓本一作丁 與明經不中後為
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 家本作若干 歸于吳氏天聖

元年六月二日 家本作某甲 子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

夫人為人孝順勤儉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
教而不勞組織織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婦于家
蘇本作 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

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
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
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
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
字長文初舉明經為 蘇本作 歷 幾中丞 家本作 某官後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為翰林學士

尚書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 尚書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 家

本其官夫人初用子思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

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後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忝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蘇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嘆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家本什某日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蘇本以書末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又九人家本皆作若干人曾孫女二人銘曰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已

長安郡大君盧氏墓誌銘并序 家本無并序字

長安郡大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瑋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于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在人其一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以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賤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

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
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極自餘杭至里閭親
戚哭之徃徃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
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
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
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
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而
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在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
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冠帔之錫夫人平
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
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娛樂之奉
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

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
幸樂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厚薄不均以不得如夫
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
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
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
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仕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鳴
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
也於是端明君之交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附其母夫人盧氏
于先君之墓其縣仙游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
其千萬年之永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六

國

